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七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憲宗純皇帝帝紀

憲宗皇帝諱見深 睿皇帝元子也正統末立爲皇太子景泰中中廢天順復辟復爲皇太子 上崩以天順八年春正月乙亥即 皇帝位時閣學士賢方柄用而輔臣在閣者陳文彭時詔尚書王翺年富馬昂武臣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鏜充議事官尊 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尊 上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加李賢少保兼華盖殿大學

士陳文彭時吏部左右侍郎三月復前修撰岳正
監察御史楊瑄張鵬官夏五月大風雹拔木壞郊
壇復定襄伯郭登爵鎮甘肅尋名提督團營六月
致仕禮部侍郎内閣學士薛瑄卒秋七月立　皇
后吳氏九月廢冬十月立　皇后王氏十一月勅
都督姜銘備倭是年虜數寇宣大延寧邉
成化元年乙酉春正月雪故少保謙寃盡復官遣官
諭祭二月耕籍田彗星見西北兩廣荆襄盜起以
王恕爲副都御史撫南陽討平之兩廣蠻叛遣征
夷將軍趙輔總兵僉都御史韓雍督師討之三月

上視學釋奠于先師加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夏四月出給事中張寧爲汀州知府修撰岳正爲興化知府襄陽流民劉千斤反始流民聚襄鄧山中不占籍盜礦莫爲意故也夏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秋虜寇延綏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禮禦却之冬十月進閣學士彭時兵部尚書冬十一月承天門成下寬恤詔十二月兩廣盜平

成化二年丙戌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起復賢乞終制命太監護歸視葬促還京江淮旱饑人相

食遣右副都御史林聰賑撫給借支運糧三月賜

羅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大學士李賢

還京乞終喪不許謫翰林修撰羅倫福建市舶司

提舉遣撫寧伯朱永都督李震總兵兵部尚書白

圭督師討劉千斤平之進永爵侯封震興寧伯秋

八月以邢讓爲國子祭酒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

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却之十二月少保華

盖殿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命太常少卿

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

成化三年丁亥春二月丁酉朔日食既三月召前兵

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復官仍直文淵閣貴州山東

都掌蠻叛命襄城伯李瑾總兵兵部尚書程信督

師討平之夏五月震午門復羅倫南京翰林院修

撰秋七月吏部尚書王翱致仕卒諡忠肅　封太

后弟前慶雲侯彧長寧伯始世襲虜寇榆林陷開

城縣徙縣于固原冬十月建州女直寇遼東武靖

伯趙輔總兵都御史李秉督師討破之名秉還進

吏部尚書逮翰林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杖

闕下調外任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慶雲伯彧奪

民田遣刑部郎中彭韶往武强覈之下韶獄尋釋

是歲以方士李孜省爲上林監丞尋遷右通政
成化四年戊子春二月壬辰朔日食夏四月陳文卒
五月京師大旱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葬孝
莊皇后秋七月有星孛於台斗八月京師地震下
修省詔冬十月進閣學士彭時商輅吏兵部尚書
劉定之禮部左侍郎陜西土達滿四反伏羌伯毛
玉戰死僉都御史項忠督師進討破平之進左都
御史十二月朔日食虜寇榆林
成化五年己丑春正月吏部尚書李秉罷萬安以侍
郎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六月癸丑朔日食秋八月

侍郎閣學士劉定之卒冬十一月徵士吳與弼卒

成化六年庚寅春四月命右都御史韓雍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平江伯陳銳總兵開府蒼梧夏五月京畿大水遣右都御史項忠巡行賑視六月戊申朔日食初罷會官保舉秋七月己卯　皇太子生於西宮九月遣總制陝西軍務都御史王越總兵武靖侯趙輔帥師搜河套尋召還冬十月虜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

成化七年辛卯春正月京師饑發粟賑貧定長運法

遣大臣出分道巡視民瘼散廩勸分興革利害罷
有司之貪酷不職者襄陽賊反總督右都御史項
忠討平之進左都御史名還臺三月有星孛于天
田夏四月秋虜入河套置榆林衛冬十一月立皇
子祐極為 皇太子彗出軒轅十二月皇太子薨
成化八年壬辰春三月以余子俊為副都御史巡撫
延綏夏畿省水旱秋虜寇臨鞏入固原都御史馬
文升連敗之命總制陜西邊務冬定襄伯郭登卒
成化九年癸巳春三月山東晝晦夏四月辛酉朔日
食京畿山東河南饑詔賑恤進萬安商輅戶禮部

尚書六月延綏徙鎮榆林秋虜寇廣寧冬　上閱

武西苑

成化十年甲午春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起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秋劉吉以侍郎入閣預機務

成化十一年乙未春三月少保兵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贈文憲夏四月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萬安禮部尚書命侍郎劉珝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夏五月勑禮部擬　皇子名　皇妃紀氏從居永壽宮六月皇妃紀氏薨秋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月立 皇子祐樘爲 皇太子十二月復
景皇帝號上尊謚先是 上欲復景帝位號遣中
使誼詣闕議閣學士輅舉手加額曰此堯舜盛德
也贊之決於是下勅曰曩朕叔 郕王踐祚甚難
興邦奠安宗社亦旣有年屬寢疾彌留貪人生事
妄興讒搆請去帝號 先帝尋知其枉深悔恨
羣姦以次抵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大業一
紀于茲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復帝號謚恭仁康
定 景皇帝
成化十二年丙申春遣副都御史王恕撫定雲南右

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副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開設鄖陽府縣二月乙亥朔日食夏六月進右都御史傑南兵部尚書卒秋京師黑眚見妖人李子龍伏誅冬十月

成化十三年丁酉春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置西廠太監汪直督官校刺事山陰雨血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珝劉吉戶禮部尚書罷西廠直入司理監六月御史戴縉王億請復西廠直復出廠刺事兵尚書項忠除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商輅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

士王越兵部尚書陳鉞副都御史京師兩錢巡撫
遼東都御史彭誼致仕陳鉞巡撫
成化十四年戊戌春三月　皇太子冠福建上抗盜
起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尋辭病歸夏建州夷叛
寇遼東秋七月兵部侍郎馬文升撫平之
成化十五年己亥春復以宦官出各省鎮守夏畿省
水旱六月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詔獄謫戍用直
鉞奏也秋七月冬十月陳鉞襲建州夷十二月建
州夷大寇遼東
成化十六年庚子春正月直監督團營二月寇榆林

夏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突起下御史張珍獄[illegible]
戍邊以論越失機匿敗故也逮巡撫副都御史秦
紘下詔獄尋釋之巡撫河南冬十月陳鉞進兵部
尚書封王越威寧伯以襲虜威寧海有捕虜功也
成化十七年辛丑春二月命湖廣都督僉事王信撫
定諸蠻夏四月勅司理大監及三法司錄囚秋七
月虜寇大同冬十月以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成化十八年壬寅春虜寇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
擊敗之妖人王臣伏誅中官王敬充淨軍罷西廠
夏五月巳巳朔日食秋七月徵廣東貢士陳獻章

至京授翰林檢討予告歸養劉吉起復冬十一月
汪直以罪罷奪王越威寧伯編管安陸陳鉞戴縉
竝除名進萬安太子太傅華盖殿大學士劉珝謹
身殿大學士吉武英殿大學士
成化十九年癸卯春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
建參政復前兵部尚書項忠官致仕三月南禮部
侍郎章綸卒夏五月起前兵部侍郎馬文升巡撫
遼東冬十二月罷傳奉官大雪
成化二十年甲辰春正月京師地震畿省大旱江西
處士胡居仁卒秋逮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府經

歷張黻獄謫官九月乙卯朔日食令天下生員納
粟入監冬虜寇宣大命列侯諸將分道禦之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春正月星隕有聲下寛恤詔求
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
謫官三月泰山屢震夏四月秋七月太子少保右
都御史朱英卒九月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
珝致仕以彭華為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
淵閣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正月南兵部尚書王恕落太
子少保致仕二月丁酉朔日食巡撫大同左都御

史余子俊落太子太保致仕虜寇開原夏四月逮
廣東左布政司陳選道卒秋七月致仕少保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九月以尹直爲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冬十月進萬安少傳劉
吉少保彭華尹直尚書淮北山東大饑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春三月妖人李孜省爲工部尚
書仍掌通政司事夏京師大旱下寬恤詔六月震
南京午門勑修省秋八月戊子　上崩於乾清宮
九月壬寅　皇太子卽皇帝位上　大行皇帝尊
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

皇帝廟號憲宗葬茂陵

稗史臣曰　純皇帝仁愛天縱每死刑覆奏輒慘怛竟日或當食廢食也手牘不忍下劾法官詳緩遭易儲之變無幾微怨懟及即位復　景皇帝位號事　景后篤恩慈懿尊祔開母后咸周于典禮可謂至德矣

皇明書卷之十七終

皇明書卷之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孝宗敬皇帝帝紀

孝宗皇帝諱祐堂

憲宗皇帝元子也母紀淑妃　上在青宮時仁孝恭儉尊師隆傅令聞浹于四海日講文華大訓輒拱立肅聽比諒闇菅麻未嘗去體絕酒肉不御退苫坐靈幄側哀躃不自勝既即位尊

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后王氏皇太后立妃張氏為

皇后敕宮中　憲宗廢　后吳氏進膳如　母后禮既公除减御膳供具斥內府諸奇禽異獸不畜日課講讀抑畏自愼聞諫不咈御經筵諸講官稱先生不名天下想望至治成化末方士僧頗倚神怪爲奸至是妖人李孜省伏誅方士太常卿鄧玉芝等謫戍邊番僧國師法王等俱革職奪誥勅印信遣還罷吏部尚書李裕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冬十月有大星飛流長亘天光燭地如龍詔求直言於是庶吉士鄒智應詔言星變流隕此陽不能制陰徵表顯著宜進君子退小人以荅天

意而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安侍權吉寵貪欲
無厭少師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直挾
詐懷奸恬無廉耻皆小人可退南京兵部尚書致
仕王恕忠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剛可寢
大姦都御史彭韶正可決大謀皆君子當進然君
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非他宦官陰主之也
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者法 太宗以任內
閣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之治成乃其本在正
心 上以初嗣位重進退輔臣疏留中已而安直
俱罷而吉獨以諂言官得留尋名恕為吏部尚書

加太子太保以劉健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名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名何喬新爲刑部尚書二月　上耕藉田謁先師視學敦舉鏑籍遺才贈前少保尚書謙柱國太傅謚肅愍開經筵賜講官金鈥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雨雹遣官祭告六月癸巳朔日食虜寇大同詔鎮守官各陳備禦方略僧繼曉伏誅秋以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冬
十月

弘治二年己酉春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御史湯鼐謫戍庶吉士鄒智降邊任夏五月河決汴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六月京師大水錄囚徒求直言秋七月赦恤刑冬十月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楊守陳卒令州縣選民壯

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弘治三年庚戌春二月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侯三月築高郵康濟河堤夏河決原武定預備倉法敕州郡以里爲率預積儲秋撤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冬十一月彗星見于天津 上敕曰朕承 祖

宗大統三年于今夙夜孜孜罔知攸濟茲者玄象垂戒彗見天津將朕德涼薄行事乖違天特示異致警懼與卿邪慝將萌咎徵先見戒朕消弭之與卿政事缺失軍民困苦朕與爾文武大臣交脩之道缺而惠澤不下與專關朕躬朕以齋沐告天不敢自赦期消變異爾等同朕休戚可不痛自修省與其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可興革張弛者各條奏以聞

弘治四年辛亥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兩廣總督都御史秦紘劾總兵安遠侯柳景罪徵下獄

褫爵尋逮紘獄免官二月敕恤刑曰曩因天變勅
天下諸司審錄重刑諸情可矜疑及有辭者勿拘
虛繫平反之原問官亦不究欲廣仁恩以全民命
其間推鞫不真失入者有之然亦有强爲出脫者
非中正也茲當春和朕本天地好生之德思與其
寬之於終誠莫若謹之於始兩京三法司及天下
大小問刑衙門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察詞辨色
詳審情罪大惡當懲者毋務姑息以長奸小過可
宥者毋事苛刻以啓怨其無憑証驗情節難明者
尤當加意推究毋令傳訛以致脫罪庶不背古人

欽恤之意於朕期無刑之意亦有裨焉夏四月勑釋輕繫囚五月以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尚書入閣自濬始　皇太后兄王源淸浚竝侯

弘治五年壬子春三月立皇太子厚照爲　皇太子詔大赦蠲逋負減坐派省刑輕稅招流亡復業停土木營造給高年收孤獨旌孝順舉逸民錄饗高廟功臣子孫夏討貴州蠻秋七月河決張秋八月勒劉吉致仕八月壽寧侯張巒卒子鶴齡襲侯冬廢荊王見潚爲庶人徙永昌

弘治六年癸丑春正月勑考察官未三載被黜非貪暴實跡者留用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以先聖後孔彥繩為翰林世襲五經博士夏四月不雨敕修省敕恤刑釋輕繫囚秋七月刑部尚書彭韶致仕冬十月

弘治七年甲寅春三月己卯朔日食夏閉嘉峪關絕西域貢夏遣太監徐興平江伯陳銳協都御史劉大夏治決河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加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弘治八年乙卯春二月大學士丘濬卒贈太傅謚文莊命禮部侍郎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事侍講學士謝遷竝直文淵閣占城請討安南不許三月乙酉朔日食五月東南諸省大疫秋七月西北諸省大旱上杭盜起冬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弘治九年丙辰春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夏四月秋七月遣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冬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却之

弘治十年丁巳春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議政

敕纂修大明會典夏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秋七月冬十月

弘治十一年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講學命閣學士兼宮保官夏四月秋七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冬十月清寧宮災敕求直言

弘治十二年己未春正月夏五月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督漕兼巡撫江北夏六月闕里先師廟災遣大臣往祭告秋九月少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致仕徐溥卒冬虜寇榆林寧夏大同

弘治十三年庚申春正月虜寇大同宣府京師戒嚴

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及京北諸關二
月翰林檢討予告陳獻章卒三月問刑條例成夏
五月甲寅朔日食彗星見六月　上御平臺召輔
臣議政河決青單秋虜寇榆林冬寇偏頭關
弘治十四年辛酉春正月陝西地震以陳壽為僉都
御史撫延綏夏禁諸邊擅伐林木敕遞減各王府
房直裁光祿寺內臣供辦秋九月丙子朔日食冬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馬文升為吏部
尚書劉大夏兵部尚書
弘治十五年壬戌春陞平涼開城縣為固原州鎮套

中虜夏四月以羅欽順爲南國子司業夏五月庚
午朔日食秋八月兵部尚書致仕項忠卒九月庚
午朔日食冬十一月雲南晝晦十二月刑部尚書
致仕何喬新卒
弘治十六年癸亥春正月夏京師大旱貴州女苗作
亂尋討平之
弘治十七年甲子春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夏敕
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參議熊偉分理邊關軍餉秋
虜寇大同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九月
上御暖閣召輔臣議政冬十月

弘治十八年乙丑春求讜言夏四月 上御暖閣召
輔臣議政五月 上不豫庚寅召輔臣受顧命辛
卯 上崩於乾清宮 太子即位上 大行皇帝
尊謚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
皇帝 廟號 孝宗 上仁明弘恕即位初從人
望召六卿既大政閣學士頗從中沮短其事 上
從容調劑聽其自明乃已廓然自成化來 天子
自朝參外深居高拱館閣大臣希得召召不過一
二語事頗中掣十年 上御文華殿遣內臣趣召
閣學士溥等入諸司禮等環跪榻旁 上命諸司

禮具諸司奏牘進付諸學士曰與先生輩調議諸
學士擬批荅上　上覽畢親刪定輒應手批發有
山西巡撫題叅副總兵　上持本顧閣臣當提否
溥等對曰事體輕副總兵重恐不必提提都指揮
而下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大小官提無疑矣又
禮部覆擬一是字進　上曰事大須詳覈毋潤已
取本閱之曰果一是字而足時溥等懼不能稱
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乞持下閣詳擬
上　上意頗沮曰朕意欲竟閱得面議乃頓首終
閱閱已賜茶退時　天子至仁聖虛已酬復欲有

闈諸大臣見　上明睿自以爲不及又格心無素業輒慚懼所應對僅瑣瑣奏牘間未能卓然當
上心故自是不復名久之　上益明習國家事憂勞思治倚任內閣而內閣三臣者健確直東陽敏達遷方質皆頗稱得人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皆喜之也朝廷有大議亦稍稍名入商議十三年督京營列侯疏自陳乞罷　上名閣臣問所宜去留　上曰留懋罷鏞劉福何如諸學士皆贊決懋英國公也已問祐何如東陽對曰譚祐視劉福似勝　上曰朕意亦然然獨可提

督神機即團營似非顧溥不可健等合辭曰溥鎮
湖廣能其職東陽曰又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
神機營亦令溥兼之耳盖先入言者語頗厭祐也
東陽曰祐掌神機久有功然第伯爵令溥同營當
爲副而溥新自外入體非便若令掌五軍營副張
懋而令張偉副祐即體統均適矣　上曰善即允
行時諸邊有警故上留意武臣如此十六年　太
皇太后周氏崩詔議尊謚立廟別祀禮也召輔臣
語禮尤詳詳具禮儀志中是年冬大同鎮巡言虜
入寇捕殺墩軍乞濟師　上手疏召輔臣對暖閣

言墩軍皆赤子虜乃入捕殺不道非興師不可矣
徤等對曰　皇上垂念赤子甚盛德然兵危事第
令整軍經伍而動未可輕遷進曰邊事固急京師
居重馭輕尤急京軍未可動也　上意猶未釋東
陽具言大同稍險遠可自支而河潮川去京師一
日而近今北虜與朶顔交通卽潮河川古北口爲
內憂又賊在大同今未委所向倘聲東擊西我軍
奔走無所當此自疲之道也　上曰卽未便出軍
亦宜備預以需皆頓首曰備之善已　上復召兵
尚書劉大夏諭令出師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出

上曰太宗時頻年出師捕逐虜數千里動無不克何也大夏曰太宗時兵精餉足將士經百戰徙鬬故利也今承平久將愞脆糧鈌馬頓軍玩法奈何得效之今出師非獨不能殺賊且出郎暴害人有損無益也　上曰朕幾爲人所誤盖中官苗逵陰主用兵畫也乃寢師而虜爲沿邉將所拒尋引去當是時三人者在内閣馬文升劉大夏韓文閔珪戴珊列院部皆得人同心戮力而　上御大臣特體貌有恩右都御史珊累以疾求退不獲至懇大夏助爲言一日並召　上問珊卿數辭疾何也大夏

為珊請曰珊老誠病故求退恐誠微不能動 天
聽丐臣為上達 上閔然者久之已而曰卿毋困
我賓客寓宿者告歸脫主人懇留亦置家事而留
重咈之也 朕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然今太平
未効卿何忍捨 朕遽去乎珊感激流涕 上相
對愴惻不能言者久之珊退慨然語大夏曰吾不
得生還矣 上每召大夏入內庭計事輒造御榻
前 上顧左右近侍即退避郤立數丈地或伏屏
隙中竊覷見 上時時首肯稱善也奏事畢乃前
語秘莫得聞嘗有為飛語帖宮門中大夏者 上

曰宮門豈外人能至直內臣忿不得役軍士為之耳一日大夏專對久語畢力自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久彼老不能興爾掖之出左順門　上嘗坐暖閣召冢宰馬文升入面諭以明年百官當入覲卿用心察訪明黜陟以肅官紀時文升老　上虞其老聵復諭曰卿聞未對曰聞之　聖心留意庶官為天下蒼生計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　上喜命中官掖下階又召大夏珊至幄中言爾等各科道官諸所陳政業行矣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郎政何自行民何由

被澤是文具無益也卿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三司必慎揀得人耳珊更慎擇巡按御史巡歷黜陟庶有司得人而民可受福也大夏珊頓首受命明年考察竣加文升少師召大夏及都御史珊入賜元寶各一錠謂之曰日朝覲文官諸司皆閉門謝客今如卿二人即張門誰從以豁通乎文曰勿朝謝令公卿知內愧也時天下承平久蘗牙萌滋上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然終仁慈敬慎欲寬戢法禪更張閣太臣見太子未壯　上體清臞甚恐一旦不可測務烝邦謀遠顧未敢輕動也尹

部主事李夢陽具天下二病三害六漸以上所指
切責近壽寧侯張鶴齡切齒憤訐夢陽十罪言夢
陽訕 母后謂疏末張氏指[illegible]后也 皇后母金
夫人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無以難下之獄
欲借閣臣力爲諍朝退召問時夢陽與何景明徐
貞卿殫力於古騷賦左馬之文閣學士健方柄國
樸抑惡之遽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
還前對曰是其心無非爲國 上頷之曰然會科
道交章入得釋釋之日金夫人復語 上自訴求
重治 上推案出竟批止罰俸已大夏入見 上

間近外事云何大夏前頓首曰近釋李夢陽中外讙呼謂　聖度如天　上曰夢陽言關戚畹又言頗狂率不得已下之獄　朕欲輕遣而左右輒乃曰輕莫如撻數十釋之耳顧大夏曰卿解渠意否大夏頓首言臣愚不解也　上曰撻必送錦衣衛渠拴關節斃之矣渠輩誠快如如、朕殺諫臣何此朕所以釋復職不復關法司也大夏頓首贊　上德而退比　上不豫先日昧爽司禮監出左掖門宣大學士健東陽遷入宮頃之趣召者道相屬入、上便服坐寢殿中南面健等叩頭已　上令前者

再造惕下　上玉色發赤聲重氣煦煦謂健等曰
朕承　祖宗大統十八年于今年三十六今得疾殆
不能興與先生相見時少健等對曰　陛下萬壽
無疆偶違和幸自攝何遽爲此言　上曰命也因
呼水御藥監太監進水敕已進藥　上不荅旣又
言朕爲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天下事賴先生
輩盡心因執健等手爲訣曰朕蒙　皇考恩選張
氏爲　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乃未婚社稷事
重可亟令禮部舉行已又曰東宮聰明然尚幼好
嬉逸先生勤請渠出讀書輔渠成好人健等皆再

頓首受命出明日崩

稗史臣曰臣考聞諸父老言　敬皇帝之世太平有象也君臣恭和海內雍宴兆旺益殷熾阜裕學士爭游精於三代兩漢之文洋洋巍巍斯爲盛語曰日中必腊卽欲爲國家建治平無疆之統斯于載一時矣末年張元禎勸講請讀太極圖通書西銘始亟索觀已讀乃大喜曰天生斯人以開　朕也意津津務學乃未幾殂落嗚呼天人之際誠不難哉

皇明書卷之八終

皇明書卷之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武宗毅皇帝帝紀

武宗皇帝諱厚照

敬皇帝元子也弘治五年五月壬寅立爲太子

上卽位上

皇太后尊號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

母后張氏爲皇太后加少師大學士健左柱國正

一品俸大學士東陽遷加太傅時健東陽遷柄國

而青宮閹八人日導上於狗馬鷹兎舞唱角抵之

戲漸棄萬幾舊閹段敏黃偉以端慤斥不用於是
健東陽遷共疏言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
太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
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
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於宮禁正人不親
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伏憂之近六月
中風雨飄激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
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爲變異尤甚惟 陛下
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回天慰人疏上報聞閣
學士又共疏自劾言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

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初政竭力匡扶未
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
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
北諸胡虜猖獗民生窮苦府藏空虛讒諂公行奸
邪得計變亂黑白顚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
變於上而不畏臣歷閱古今躡迹成敗未有國如
此而不亂者也　陛下卽位初詔天下延頸想望
太平而朝令夕改廢格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
罔聞知事洪於近幸貴戚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
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

徑行改易或留中不報視之若無如委顧命之名
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旣負 先帝
又負 陛下天下後世謂臣等爲何乞 聖明矜
察允臣等退休別選賢能代兹重任 上溫旨報
聞當是時馬冡宰文升河南人欲引用劉宇抑南
人大學士東陽湖廣人爲南士所搆欲去文升代
以劉大夏諷臺諫論列於是文升致仕而大夏亦
力乞致仕去侍郎焦芳以太監榮爲援覬得入吏
部爲尚書當是時舊閹者八人日親用時號八虎
矣戶部尚書韓文私內以爲憂每朝退對屬吏言

輒泣恨恨不能已郎中李夢陽進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比科道章交劾閹下閣議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益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於是文捋鬚卬首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密以叩三老三老許諾以倡諸大臣諸大臣無不踴躍喜者文大喜乃退召夢陽令具草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於是疏上言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姦爲明

人臣以犯顔爲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而萌固不可長也臣等幸待罪股肱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伏思與其退而泣嘆不若昧死進言卽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　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

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
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
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
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
上以便已行私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 陛
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
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
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
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

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
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永成等
罪惡既著縱而不治爲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
斷割私愛以回天地之變洩神人之憤潛消禍萌
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閹業窘甚相對泣會
諸大臣疏交入　上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齎
赴閣議諭閣臣言　朕已悟痛修改所劾內官姑
留盖一日而遣者三而閣學士又疏自劾乞休諸
閹益窘求安置南京而閣大臣顧撫几不發獨堅
持欲捕治劉瑾者猶閹也頗通文墨狠戾多計數

於是蒲伏繞　上前頭觸地哭以危言動　上
上亦泣而太監王岳前掌東廠時謂言官有言第
言乃是時又獨持閣議諸閣因哭訴曰害奴儕者
岳也狗馬鷹兎岳嘗有獻否自　上心所明令獨
罪奴儕何也於是伏地哭愈痛　上怒立收岳瑾
又曰狗馬鷹兎初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嘩然無
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意欲為誰敢言
者於是立詔劉瑾入司禮兼提督團營丘聚督東
廠谷大用督四廠張永等並司營據要地而竄王
岳范亨于南京道殺之由是大權歸瑾等而搢紳

烈禍始此矣當閣議堅持時吏部尚書許進都御史張敷華曰此屬得踈斥足矣果浚其事恐將有甘露之變時不能用於是大學士健遷勸致仕諸大臣咸斥而東陽獨留盖閣議時健推案哭遷亹亹訾訾罔休獨東陽默不言瑾因怨留以塞人望云瑾既專柄日驕横數數起大獄欲盡殺諸不附已者廷臣惴不自保戶科給事中劉茝疏詆瑾自決章奏蔽　上聰弊政益滋刑科給事呂翀疏留顧命臣毋輕棄皆下獄劉宇者憸人也弘治中大學士健嘗薦其可用　上謂劉大夏言內閣亦何

可盡信如劉宇小人劉健昨乃論薦亦何可得信大夏頓首不應宇恚大夏曾不為巳地深恨之至是大夏巳致仕去而宇謂瑾言籍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慽韓文不巳欲必寘之死於是以廣西司失金幣逮文以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及逮大夏竝下詔獄而大夏以激變土官至論死下朝審左都御史屠滽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得減死戍肅州而文亦罰米三千石破家或惡都御史楊一清於瑾謂築邊大費欲殺之鏊曰楊總制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奈

何以功爲罪東陽與一清素善厚亟走瑾第爲解
乃得免當是時東陽以顧命臣又循默得尊重而
瑾頗禮敬學士鏊二人猶時時有匡扶時亦見聽
已鏊引病去位而閣學士焦芳專媕阿一聽瑾所
爲而瑾愈放橫會有敕鎮守太監得總各省軍馬
錢糧刑獄便宜行東陽乃疏言　高皇帝之設官
也內五府六部外都布按三司並列軍馬錢糧刑
名各有統而不相兼蓋分而不專於防漸意至深
永樂後遣都御史出巡撫各省諸邊夷置鎮守總
兵其權則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辭曰會同計處毋

相壓也固未有一人得專制一方者今如敕則王府宣慰皆其總理恐親藩土官不服而釁生郎令地方寇盜橫發非惟事體不便鎭廵內臣亦自難獨任也又百五十年所未有而一旦增添所係不小於是得不專軍而便宜如故後瑾益酷烈矯旨列大學士健而下數十人名奸黨榜朝堂頒天下與衆同忿疾而九卿往往纍繫奴辱之一日朝有投匿名書于殿陛數瑾罪者　上見之瑾下殿入班詰無承者乃大怒以爲是非天降非地出獨在廷臣所爲乃責五品以下官三百人跪聽處分日

中昃不解時烈暑衆空腹暴赤日中有立斃者抵
晚悉械赴詔獄於是閣學士東陽乃言此必一人
陰謀所為同朝官倉卒拜跪豈得知盡釋諸乃得
釋時瑾獨奪重內臣右武臣而凌轢文吏為嚴威
重以百五十斤枷械百官暑雨中晝夜不暫移文
臣各垂首喪氣莫能必其命交進賄自免無耻嗜
進者競納賄規美秩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
謂故貨賂公行瑾又以諸翰林頗自以清秩不望
風奔拜乃與焦芳劉宇謀倡言文士不習世務擿
所忌十餘人調部屬州縣官名擴充政務實抑之

以天下惟巡撫官於藩省最尊乃以為非舊制悉罷不設惟邊鎮不罷而給事中清邊儲還言儲粟多粃麤草浥爛即逮各邊巡撫及漕餉郎中下獄械治之已戶部奏請發歲所輸邊餉帑金瑾令部簿天順前歲輸數以上乃無之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巡撫官盜內帑金之明驗也於是畢逮問而充邊餉帑金盡革盖自塩商於戶部開中不輸芻粟於邊故歲始輸金補商人歲輸之數固國初所無也即輸金餉然且不足乃盡革而邊儲枵然已邊告乏之儲則問國初邊充足之故議者主屯田於

是分遣都御史理沿邉屯田使者望風旨以增地畝追積逋爲功不可得則逮軍官妻子以笞掠承之人洶洶思亂盖瑾擅政者五年毒虐遍中外中外人無不怨恨切齒者矣已瑾既得志乃疎忌其閹儕抑退之以爲名谷大用聽鎮守閹言於臨清設皇店瑾捕誅其獻計者王琇於御馬監建新宅奏令攬納戶數人專納監芻粟矯旨下瑾發其詐逮捕其攬納者繫治之已惡太監張永頗忠直有口能得 上調南京用榜宮門毋得輒入永永直走御前訴爲瑾所害憤起捲毆之 上令諸內臣置

酒解乃罷而瑾禍始此會焦芳以老病致仕[illegible]
入內閣而張綵以芳薦代爲吏尚書綵陝西人故
瑾爲同鄉瑾親之於是綵爲言今天下諸司致餽
非取於官庫則取於小民是爲公斂怨於天下也
公左右用事者多貪財賂壞法是徒毀公名瑾意
欲稍饜又欲假仁義爲名高於是命官校偵察諸
餽遺者輒捕論而盡逐其左右横驁者一時剝削
之弊少息然黨與離而勢孤會安化王寘鐇起兵
反寧夏傳檄名誅瑾 上命涇陽伯神英太監永
總兵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督師討之一清素銜

瑾而永於諸人中獨禮重賢傑左右之楊一清因與永相結歡則慷慨爲危言撼之曰宗藩亂易除國家內變將不可測今奈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僕固知公公豈能一日忘何相護也顧無能爲公畫者耳永知一清得其情遂促席前更問之一清執其手畫瑾字永默然曰渠日夜在　上傍　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也今枝附巳成又耳目廣欲動搖得乎一清曰公亦　天子信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此信公甚公班師入詭言請　上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幷述渠

亂政謀不軌狀言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悟而斷則一力士力耳瑾退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則呂強張承業暨公獨千載三人公何歉焉永曰倘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叩首請死願炊　上前即退必死瑾乎即不死必且死亂兵又流涕哭叩首請脫得請即行事無緩晷刻事蔑不濟矣又必無漏幾公不發瑾他日敗禍亦且及公孰愈今日哉永勃然起攘臂曰老奴何惜餘生報主乎於是還獻俘　上

果親宴勞永迨夜永得間出懐中疏叩頭請如一清言　上大震怒立縛瑾送詔獄得反具集百官廷訊詔凌遲三日被害者爭食其肉立盡而東陽以反正功加特進柱國蔭子名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吏尚書張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褫官焦芳及子侍讀黄中竝除名於是南道御史張芹上疏言大學士東陽當瑾亂政時從臾順承不能力爭及瑾惡積莫掩　宸斷誅殛又攙以爲功冒恩蔭無大臣節書入不報方誅瑾時　旨下言瑾諸所行亂政事各清革而魏彬入司禮植根固諸放

濁自若中貴人諸鎮守若典兵織造抽分益往來如織時天下民窮甚盜所在蜂起劉六劉七趙風子等掠畿內州縣遂橫行山東河南敕惠安伯張偉總兵都御史馬中錫督師討之偉統袴中錫書生欲効龔遂渤海事爲招撫榜州縣盜所經過縣無捕敵與飲食懷來之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初亦聽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駐兵德州桼兒園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諭六欲降七不可曰今內臣主國事即馬都堂能自賤其言乎是自投死也必無聽乃潛使人至京師賞諸中貴人意

諸貴中果無意招叉輩所掠金寳賂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由是言官謂中錫玩寇殃民而中官乃大言此事非書生能辦遂調宣府遊擊郤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領邊兵入勦大監谷大用侍郎陸完督師討之時賊雖擁衆號數萬然擄掠脇從其驍勇能騎射者曾不滿千人而閹大用怙驕貴獨擁衆自衛坐堅城不出獨遣邊兵慣戰者使前戰盜遇之輒驅使擄掠民前對敵不前輒殺已并棄所掠財帛而去邊軍利金帛多斬級不盡力追討大用完前後報首功者萬計 天子數數

降璽書勞賜師芻糧犒賞費內帑金二百萬而賊
熾然如故於是諸內臣又立監鎗名欲益出後曹
內臣陸誾者統軍行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禮尚書
傅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冐功者多失士心
而然賊勢方熾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
死不償責公等唯唯詭待乎爭不可明日特旨竟
遣誾且勒珪致仕而大學士劉忠不能忍避位去
已流賊入江遇颶風舟覆盡殲而大用完奏凱論
功大用弟大寛封高平伯陸誾弟陸永封鎮平伯
完加宮保餘奏帶冐功千餘人於是近幸者獻計

言京軍不習戰陳今平賊乃邊軍功宜調各邊軍各三千人衛京師而以京衛軍戍邊歲番上如班操閣學士東陽言宣大京師北門於胡虜切近朝廷宿重兵諸鎮分地爲防守然且不給近因流賊動調乃一時權宜萬分不得已也今防冬正急而邊軍内調京軍出鎮此祖宗百餘年所未有臣等不敢輕議上不聽趣是夕批發東陽等乃疏十不便言京邊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乃互援今無事而動不便一京軍備邊不習戰萬一有蹉跌損國威不便二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將傳聞疑懼

不便三京軍在外必倚强横索姦汙剽掠靡所不有而將官護短必不肯集戢不便四邊軍入內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玩大抗急之則不能堪縱之愈不可制不便五軍遠遠鄉井資糧易竭而水土不習疾病易生不便六糧草之外必有行糧賞賚非急不得已之時而糜費罔極不便七往來交錯勢必厭慾或變起道途或禍生肘腋不便八且京營空虛見中國單弱不便九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當策應而動調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竟不聽以內降行於是大同遊擊江彬因

得入甚寵而東陽亦請老謝事去矣當是時遊擊彬與劉泰劉暉及錢寧皆冒國姓爲義子號外四家權寵熏灼寧以欽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於是左布政方良永具疏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蘇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雪爲災蚕麥不熟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言則銀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民心傷則邦本搖　陛下獨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而來　陛下之賜予無筭四方之餽予無筭不病狂喪心胡寧忍此伏乞割偏私之愛下寧詔獄將

已歛銀鈔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及解臣死且不
朽如使寧肆無厭之欲蚕食天下事激變生　陛
下是時悔之晚矣時寧恣橫舉朝無敢言而良承
亟攻之顧得報散銀還民而良承謝病去於是閣
學士楊廷和梁儲費宏靳貴等共疏言臣等聞禮
莫重於視朝禁莫嚴於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
必謹視朝之節以覲示民臣嚴宮衛之防以消弭
禍釁　皇祖祖訓尤致謹於斯其曰朕以乾清宮
爲正寢晚朝畢而入侵晨披星而出除有疾外不
敢少惰所以畏天人而國家由興言視朝之當謹

也又曰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
雖親信朝夕相見猶當警備於心言宮衛之當謹
也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每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
起居違和而然積習既久遂以爲常傳之外朝不
無疑惑以謂 陛下縱耳目之玩而極心志之樂
也去歲揀選士馬親自大閱蓋因一時虜寇犯順
而然傳之天下未免驚駭以謂邊兵非宿衛之人
禁衛非操練之所也臣等職居輔導出入禁闥議
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
有年愧悚無地伏望 皇上鑒 皇祖之訓典察

臣等之愚忠繼自今夙興視朝躬親祀事秉清明之氣以裁決萬幾竭享獻之誠以昭格九廟用方直爲侍從任老成爲腹心軍士操練必於演武之所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啓處以時庶不勞於聖體關防既謹可盡釋於羣疑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已彬等導 上出外爲嬉遊初尚憚大臣臺諫未顯然自恣也十二年秋七月始馳幸南海子獨與近幸數人者俱已經宿未還部院臺諫詣海子門跪請回蹕 上傳旨示期日而遣語温甚至期衆欲往迎蹕大臣有言當鎮靜需之者以爲是近

郊地　祖宗常臨幸未害無急也居無何出益遠不還閣學士復疏言竊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而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於左右百官畢扈拱衛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皇城各門又勳戚重臣各司守之　祖宗之法至詳極備如此者所以嚴至尊而防不測也今　聖駕輕身而出率意而往文武羣臣茫不與聞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奸盜竊發出意料之所不及不知將何以備之雖天神恊相必無此事而私憂過計實切寒心伏望　陛下念　祖宗

付託之重察臣民瞻戴之情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嬉戲持剛斷以解羣疑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又不省而遊稍遠出關外二疏皆學士貴筆也明年 駕北幸大同南吏科給事孫懋上疏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亂者都督朱彬以梟獍之資懷狐蠱之志自緣進用專事從諛或遊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惑上心志者無所不用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寺盤遊無節輕褻至尊

流聞四方驚駭視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臨宣府又越大同以致虜寇深入應蔚當是之時各鎮之兵未集猖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徃轍哉是彬在一日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又不省大學士楊廷和等累疏乞回鑾以安衆心不聽顧大起宫殿于宣府號家裏踰年乃還都封彬平虜伯已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出廵邊彬爲副將軍扈行命內閣草敕於是大學士楊廷和毛紀梁儲等上疏言人君承天命而爲天子四方萬國

背其臣妾今一旦假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號名
以行俾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
所未嘗有或曰戲夫天子無戲言而可以頒詔出
令哉邇　皇上時出遊畋久曠朝政天下人心靡
不危懼奈何且復爲此萬一宗藩中有援　祖訓
指此爲言者　陛下將何以應之又引朝無正臣
內有奸邪之名不知　陛下左右及臣等又何辭
以自解臣等一介戮身亡家固不足恤獨恐　朝
廷之上禍亂此始耳疏上不省趣草敕愈急於是
廷和稱疾不起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趣草儲頓

首曰此敕不敢草　上曰何不敢對曰　陛下
爲天下君乃自卑而例於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
故不敢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流涕請死　上乃擲劍去不復趣
草敕而彬扈北巡歷宣府大同過偏頭關至榆林
山西又踰年乃還宫於是　上意益侈欲廵泰岱
歷徐揚抵留都已乃下蘇浙浮江漢而南登武當
徧觀中土鉅麗時寧庶人蓄異志日久司禮錦衣
東廠大臣陸完等皆内與庶人通禍蓄且發矣諸
大臣臺諫莫爲言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編修馬汝

驥率同館諫疏先入明日兵部郎黃鞏員外陸震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司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崇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大理寺正周叙行人司行人眘軾司副余廷瓚張岳等並合疏入時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亦疏入　上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于錦衣獄諸臣門跪者六日於是京師陰霾晝晦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

是爲變故明效言　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胸以死諫　旨下諸諫臣各廷杖而　駕止不行然忠鯁摧瘁斥逐而國體大損矣十四年寧王宸濠反江西作僞檄檄天下多指斥於是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固封上具疏言　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巡遊未及以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今天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凛骨寒心昔漢武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復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列藩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弦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

心絕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宗社幸甚是時諸
邊將怙慣戰欺南軍詭欲虜濠為功交勸　上親
征　上亦喜南巡幸以快意發京師而守仁擒濠
報已至閣學士梁儲蔣冕請回鑾不聽乃遂南遣
太監張忠邊將許泰劉暉領京邊軍萬餘人往江
西勦捕時江西大定忠等搜徼隱羅平民誅殺以
為功又娟守仁數危之　上在鎮江日盤遊百司
章疏上皆閣不省官校四出東南洶洶明年三月
居守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回鑾不報大學士
儲冕手回鑾疏泣跪行宮外自未抵酉不退諭之

起對曰未奉旨不敢起乃傳旨云已諭且旦夕回

鑾初彬倚權重嘗叱辱諸大臣恐一朝事變禍不

測乃遂謀不軌欲爲亂一日遣校索南京九門筦

鑰甚急督府莫能難問兵尚書喬宇宇曰守備者

所以備非常城門管鑰孰敢取亦孰敢與乎雖

天子詔毋聽可也事得寢而禁衛士怨久不得歸

頌共憤怨彬八月望　上遊牛首山三宿不返禁

衛兵忽中夜大譟彬懼乃奉　駕還京十六年春

正月　上至京卧豹房不內三月不豫丙寅　上

崩于豹房時國有大喪無儲貳中外危疑而江彬

握重兵居內大學士楊廷和柄國奉　皇太后旨迎　肅皇帝于興藩入繼大統廷和念　新天子未踐祚而彬內爲肘腋患於是令諸邊將士咸厚賚遣還申敕嚴守邊京營精銳散還伍尋以　太后旨客捕彬併其黨同日下詔獄論死京畿帖然

夏四月　肅皇帝自興國即位上尊謚曰　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廟號武宗　上性本睿智臨朝有糾奏或罪或釋酬應斂甚作詩揮筆立就曾不構思惜近昵蠱惑遠忠直而政衰以無後云

稗史臣曰臣聞之父老言　敬皇帝嘗引青宮夜出宮間行至六科廊青宮大聲言此何所　上提手曰若無譁此六科所居　太子言六科非上臣乎何畏也　上曰　祖宗設六科糾君德闕遺朕有聞糾劾疏立至矣故　康陵猶怛怛畏諫官諫官伏罪盖矯旨也夫宦豎逆用權變僭溢命亂至矣而社稷不隕卒以安嗚呼寧非　泰陵之遺烈未斬哉善乎崔文敏推言之也曰政始于怠極于廢樂始于逸流于荒宦始于得放乎亂嗟乎可不痛哉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

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憯自論者然司馬劉公之爲李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枎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與官輕而頹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特禍烈如焚怨轒司徒李夢陽剌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衆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退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保之辟位傳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

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義死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於壞哉是故扞辱之女可以觀慥梟節之臣可以觀學

皇明[illegible]卷之[illegible]終